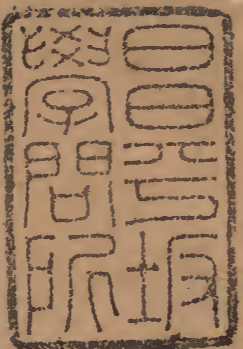


甄甄洞藁



|       |   |
|-------|---|
| 漢書門   |   |
| 一〇四七四 | 號 |
| 七六    | 函 |
| 五     | 架 |
| 二〇    | 冊 |

|       |   |
|-------|---|
| 庫文閣内  |   |
| 一〇四七四 | 號 |
| 二     | 冊 |
| 二     | 架 |
| 三二七   | 函 |
| 一     | 冊 |

|      |         |
|------|---------|
| 庫文閣内 |         |
| 番號   | 漢 10474 |
| 冊數   | 20( 16) |
| 函號   | 317 80  |

四十之二



魏觀洞彙卷之四十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左尚書

序九首

會試錄後序

隆慶戊辰科

淺草文庫

獻歲戊辰之二月禮部會試天下士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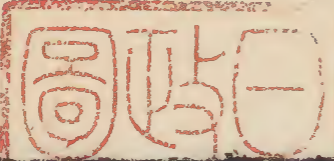
皇上額俊尊帝首舉也臣某臣某寔始奉 命克考

官輟直陛辭以往偕諸臣竭力祗事事既竣臣常有

言末簡竊伏自惟臣齊人也樸拙而鮮智能賴

先帝之靈得備

皇上儲家雖從講勸之末曾不能以一字仰裨



聖明暨

皇上臨御以來臣殊不自意無勞被 遇一歲中拔擢至禮卿 恩結於心頂踵莫知所錯日夜思效其愚以陳銖兩之報未有當也迺今叨承任使得藉以人事君之義圖補於萬分一尚亦有天幸哉 明興垂二百年重熙累洽

先帝在位久鑄陶萬類文治彬彬暨

皇上踐祚與天下更始天下士業已被服文命易聽改觀喁喁嚮方願為 帝臣者比屋而是矣顧

皇上又退然不自聖尊信儒術率由舊章鬯仁義之

休風弘

帝王之盛節禮樂既陳神人交贊此皆

天牖宸衷為天下開億萬年文明之運一時鴻生鉅儒焱至雲合延竚觀光塗歌而邑頌之莫不思應期以自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其今日之謂乎臣既自幸遭逢非偶而又竊計貢籍中當有名世士躡風雲之會以出而為 國家上瑞及握士所為文讀之類能宗六經黜百氏滌濯滓穢發抒性靈其詞博雅中倫其旨廓闕深遠臣盱衡擊節不可勝收庶哉名世士豈非

先帝所儲植以貽

皇上皇上所潤澤以新佑命者耶然臣又竦意大懼何懼也臣所知而舉者先資之言也而自獻以成信則在諸士諸士褻然當聖明首舉宜不第爲章句儒以辱此奇邁卽他日銜命服官聲實相副出而宣力入而論思趣舍當

上意庶幾依堯舜之末光而與臯夔稷契先後方軌臣私心至願也若乃剽儒墨以自媒已盡舉而庸違之其流渙忍浮沈滑稽哆辨甘負公家以厚自殖辟則珉中而玉表鷲翰而鳳鳴曾具臣弗屑也尚謂

世士耶臣又聞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其道重始進也臣不佞頃嘗佐銓部計天下羣吏無論委瑣齷齪奇衰淫怠棄置勿疑卽負俗跡弛模稜兩可一有風聽皆法之所不得借曰

聖天子方廣制科登賢選良以克庶位而圖共理無所事借才也藉令今日所舉不必賢於前日所錯則諸士負臣卽臣負

皇上將安所逃罪是可以無懼乎昔魏子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臣故於諸士始進亦復相勗如此云

福建鄉試錄序

隆慶丁卯科

是歲我

皇上文命肇敷屬天下有司大比士閩雖遠在海隅顧其士業已聞

皇上仁孝久及覩登極以來璽書頒布炳炳乎視聽一新莫不躋足抗手願爲帝臣與天下士相望殷殷起也雲龍風虎茲其期哉御史某蓋自

上前受明詔來策有司諸執事莫不懍懍奉詔冀得名實純粹之士登用之庶幾稱

上意事旣竣御史又率所得士就有司賓禮之某不

佞從諸執事後得有言曰夫士以一日之遇至見賓禮有司則人人以爲華卽有司者亦以爲人人賢且能而收之華固宜也將人人賢且能乎結鞞入

帝庭當使閩重於九鼎大呂不則徒蒙舉耳某蓋聞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故百年一聖猶旦暮也千里一賢猶比肩也況一日而舉九十人又欲人人賢且能不已過望乎顧臣子以人事君之義誠欲有所託以自效且閩故無諸裔壤也至唐宋儒術視鄒魯間逮我國家政教畫一遠邇同文閩士尤多崛起纓綉相屬金石流輝非復無諸時風氣矣然文勝則

史聖人敝之今之闈士豈患不文患文之過而掩質其勢宜亟拯也會明詔方以質文取士士遂能以質文應之譬則縣黎結綠不眩而珍干將鑞邪不拭而銛其俗犁然一變則聖人之興風動之乎孟氏嘗謂有王者作其間必有名世者此一時也士豈無以名世自待具曰有司望之過乎且夫元聖誦讀于莘丘尚父屠釣于棘澤非不至微賤也一遭湯文則釋耒投竿舉商周而大造之功加四海澤流無窮茲我皇上明聖在位鼎運方隆湯文不足王矣然且拊髀降顏拔沈揆逸思得莘丘棘澤之賢與共理諸士豈

無意乎始其得士之文也其言誥誥便便各軌於道計不須史見其人暨予得士之容也其儀濟濟師師各度于衷計不須史試諸事此無他心竊愛之故望之不敢不過也謂言不足概則叔向之薦駸茂魏子之舉賈辛不惟其言乎謂容不足符則胥臣之遇卻缺然明之知國僑不惟其容乎至謂言與容可以盡人則雖孔門之徒猶以爲失之宰予子羽其閔然滋惑矣此無他心竊望之故懼之不敢不至也且取士數十人一人爾遇者縣次續食登名天府不遇者返其蓬蒿居焉使遇者之言徒以自媒而卒不爲賴

於民社卽蓬蒿之士猶得脩其質而全之比見自媒者之不爲賴也且相與目笑之矣諸士其圖之昔者宋人得寶於梧臺之東周客索而觀之曰此燕石也越人學遠射彎弓仰天而發矢落五步之內諸士行矣射當及遠且使有司者得無若宋人有失寶也豈不爲媿快哉

廣東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科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天下鄉試士凡再舉矣廣東遠在海隅御史某蓋自闕下奉明命萬里馳至而監臨之某等文學官則以禮聘至也闈館旣飭擷扞

載嚴百執事莫不懍懍受御史策以襄翼盛典凡三試得士七十五人錄之錄且獻御史謂某當以職事序首簡序曰職方氏紀南粵爲揚粵蓋內之也所從來遠矣夫揚粵負嶺帶海界諸夏以控制百蠻豈非天下一巨區乎無論聲暨唐虞功冒成周卽楚相傳書以往秦郡其地而漢藩其王脩貢入侍駸駸章甫國矣南海衣冠之氣晉人有能望而測之者彼誠謂山海靈秀蟠鬱廣旰不當獨鍾異物必得異才應之顧風氣之開也以漸而其盛也以時方唐宋盛時張余諸賢相望屈起功被一世譽流無窮業已彬彬鄒

魯至於鴻筆之士鼎甲之臣則莫盛於我

祖宗朝某以其時考之尤宜增盛於今日何也應期故也盖自我

皇祖以及

先帝興教育才垂二百年培養以待

皇上者至深厚矣

皇上又以崇儒重道敦本尚實風之如登極初詔

首罷珍異之役表用巖穴之遺盖粹乎帝王盛節賤

珠玉而寶才賢海邦黎獻聞風希聲塗歌而邑頌之

矣頃屬窮島巨寇稱釁蓄澤兵連十郡士至無所息

踵我

皇上南顧憂之為發內帑金數萬詔遣重臣視師平

之有司者始復投戈而講藝焉諸懷鉛刺經之士遂

得晏然脫荆棘而就試於有司此

皇上之有大造於粵也夫培養厚則掄用有餘資

詔令一則觀聽無異嚮而又出之鋒刃之衝置諸樽

俎之序則其戴恩而思報也益奮奮不可遏某是以

不假洞靈之測而知得士之必盛於今夫得士非以

文也而文則其先資之信也今披睹其文類多明理

習事通經術潛乎天人之際而鏡於得失之林述性



而弗矯其真譚藝而弗詭於道圖事揆策而皆度於衷其始擊節賞之已而不可勝錄則撫卷三歎曰士盛哉古敷言試功若考德行道藝以獻賢能何以加此雖然某又有聞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使士飭其說以自媒而錄士者又止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則失所爲議賢之道不忠孰甚焉昔者伊尹就聘數語傅說對揚三篇皆先資也卒之堯舜君民霖雨天下卽畎畝巖穴所自信者以成其信次則杖策鄴下屏語隆中曾不移時而定天下大計及其功烈所就如合左券然由是觀之古人之自獻皆量其能而後言也

辟諸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不則厭覆是懼何暇思獲某不佞敢以忠道自責而以量入之道望諸士諸士其爲伊傅乎爲禹亮乎毋徒沾沾豪舉爲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是歲貴州鄉舉士獻書且成某以校役得有言未簡夫貴故徼外地無論漢唐在虞夏時僅以聲教暨之造自

高皇帝始入職方爲冠帶之國至今西珥夜郎之域劃焉神臯所徙五方豪傑良家子徃徃屈起乘塞列隧間鬱爲時棟諸蠻夷長鱗集受號役屬外國惟

明命是共無所容鞮譯此雖干羽不足比德寧鞭筆力哉其嘗誦

高皇帝用夏變夷功在貴為獨震不自意應聘越萬里親馳其地縱觀其人文則竊歎焉

祖宗建學敷文二百有餘年澤至深厚佩服儒術之士濟濟待用不可勝收夫恢拓疆宇開

一代鴻基儲育才賢為萬世保安長計

祖宗貽謀烈矣今茲

皇上以神聖之資嗣大紀元與天下更始遠人耳目一新士益乘時負其奇應明詔即一方而天下其

槩之矣夫新沐彈冠新浴振衣從新也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從類也恒物大情非由強合我皇上首舉得士甚盛固宜雖然取士於貴在二百年之前懼其俚而不文在二百年之後則懼其文之過而奪質何也光岳漸分與風氣始開之日其執殊也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文奪質則離誠就詐棄樸而取華將不勝其敝昔孔子憂周末文勝思欲抑而還諸質故寧固寧儉寧野蓋激於所偏勝揅之魯人有以薄膳盛之士劍之器進孔子者孔子悅而受之如受太牢之饋孔子又嘗卜得賁大息不悅曰

賁非正色也吾思夫質有餘而不受飾者也諸士誦  
法孔子有日矣由所悅繹其所思而察其所必掇寧  
不足以善其後乎且

皇上富於春秋方夙夜銳情理道敦本尚實大者詔  
罷徵采詔緩飾鹵簿節約爲天下風曾未暮年教行  
俗易其於孔子之道蓋默契而躬行之矣頃又特諭  
羣臣精白恪恭使真僞毋相亂采言官封事 詔天  
下釐正文體羅真才以克庭實殆千載一時也諸士  
號脩先聖之術明國家之體豈其無意名實徒以空  
文稱德意哉某又聞之居不變則思不遠身不約則

志不廣今觀貴土瘠而物力最侵士伏窮巷率多饑  
鬻不克短褐不完甚者不免於負汲無復紛華淫麗  
之習足以蕩耳目而奪其恒心此其質不易漓也計  
天下士由文反質以趨於本實之化則貴士其先乎  
今且入對 大庭縣次受秩其毋以一日之遇而忘  
窮巷之所脩毋處脂膏自潤毋扞文罔辱其身毋比  
周相飾以滋互市毋卑論儕俗以希容毋便文自營  
而妨公家忠計庶幾敷奏不虛成信爲金石休烈著  
乎盤盂聲光被之壺鑑豈惟某也敢專承之其在社  
稷靈長嘉子之賜今有羽玉具劔於此以刺則不中

以擊則恐自利與空柯何擇焉夫士有餘於文而無當於實用殆類是矣鑒之

河南鄉試錄序

萬曆丙子科

今皇帝臨御天下甫四年而天下郡國鄉貢士再舉矣頃中州之役御史寔奉明命臨之業已按故實申約束其自藩臬長貳以及庶官百執事罔不夙夜寅恭翬襄盛典已得士成賢能書某當屬一言曰昔梅福慨選舉之法不足以得當世士鄉疑以為然今乃知其無當福漢人也狹小漢制有激乎其言之耳我國家三歲一比士昉于周官而以三日竭其

兼才則劉邵有之彼所為一論道德一論法制一論策術蓋秩秩今日事而與書德行道藝獻天府者肯固同然則士患其負所舉耳舉何負於士哉乃中州之士則有舉之不能盡者才以地傑亦以時盛也夫翫沙磧而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所蟠也習邑屋而不覩上邦者不知豪傑之所踞也中州中天地而和氣萃焉其人龍之淵乎按五嶽而崧高鎮其中九州而豫冀聯其二十五國風而二南以下居其九茲豈獨以形勝甲天下即帝王故都聖賢遺蹟披圖不可勝覽而龍圖龜書神筴寶鼎之類則又異靈所鍾

杳妙莫測天之開斯文也千古其一日乎我國家  
都燕撫有萬國中州首當其南面承瓴水之執而爲  
天下職貢先雖班固頌明堂張衡擬天府未盡也以  
故鴻儒碩輔忠臣烈士類多代興其鄉風業光美先  
後爲國家重

今皇帝又以神聖之資履熙洽之運稽古敬學明目  
達聰日親師保大臣脩舉

祖宗朝實政明詔屢下側席天下真才與之分猷  
共理諸士裒然起中州雲蒸霧合嚮用

聖明之世其視四方之選爲盛豈偶然哉然予猶謂

舉士於中州誠易而士不負所舉則中州爲獨難蓋  
中州造自羲禹湯文而伊傅周召所嘗經營者也其  
道不泯故其風足以興人於千百世後無論見知聞  
知卽有待而興亦豪傑之徒也猶之粵無罇夫人而  
能爲罇也燕無函夫人而能爲函也爲中州士者不  
已難乎今數聖人遐不可望矣士有賢如仲山甫國  
僑遽瑗其人者乎得一二輩以應

皇上側席之求固無異圖書再出而鼎筴朝暮見也  
才難不其然乎且士有先資必有成信用士有敷言  
必有試功尚父不曰有馬其狀如驥天下之至良也

然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  
雖賤不託其足夫馬不能欺人以駑良而士之名實  
可知已今士以文遇有司有司亦卽以文之名遇士  
一日受事則 朝廷之所委者實政而其所急者真  
才也士自度苟非其真雖日口實數聖人爲名高而  
其究曾樊侯鄭衛二大夫不逮焉其下者干澤自潤  
無所賴於公家扞文罔而已安在其爲中州士乎故  
園丘之器不玉明堂之木不琯貴其質而有用也石  
田千里不可耕象人百萬不可使恥其多而無用也  
夫士許國在今日而自許乃身亦在今日故收以名  
實之義申告之

廣東恩貢錄序

督學大夫余公選士嶺南得五十五人克恩貢屬郡  
邑長吏爲勸駕且行大夫以貢籍授予序其事予惟  
今天下郡邑歲獻貢士於 天子古之制也迺恩貢  
則

聖天子待士異數比年

聖天子登極下 明詔與天下吏始無論蠲租肆赦  
罷不急之役裁不經之費使民得優游卒歲卽士得  
優游卒業及夫召用者舊搜舉遺佚束帛載道弓旌

卷之四  
蔽野使才賢無播棄士益知所嚮風是

天子之恩遍天下而士固未嘗獨遺乃復用言官議令天下於歲獻之外郡得貢二人邑得貢一人不惟其年惟其才嗟乎

天子遇士厚矣故事貢無錄今錄之昭異數也士思所以報

天子恩乎夫特達而知者千載之一遇也循名實而舉者衆士之常路也趙孟以老人爲絳縣師漢獻帝詔科罷者聽爲舍人非不恩也然止哀其貧且老耳非誠才其人而用之田先生有言騏驎壯盛之時一

日馳千里及其衰也駑馬先之晏子亦曰爲地戰者不必成王爲祿仕者不必成政然則士貧且老而後見收於上介一命以畢其平生豈初志哉今諸士以壯盛之年被特達之遇抱咫尺之藝翹然躡儕類而上之其進也登名 天府造跡朝紳乘時以行其志有餘地焉其視爲日暮途遠計者畔若天壤矣故蒙非常之恩者必有非常之報大夫以人事君屬望諸士豈其微乎昔者翳桑飢人爲趙宣子倒戈禦徒曰報簞食也而不言其名中山君以一壺餐得二十士卒爲之挈戈從死彼其恩至微細而食報乃爾况受

天子之特恩者乎即齋田貢身不足稱大士其益脩先聖之術明國家之體惟

天子使毋擇官毋愛力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蓋身

任天下之重非止於貢名庶幾不負恩也如以脫迹

膠序為幸庸違其先資之言卑論儕俗游媚富貴以

厚殖其私而秦越天下人之肥瘠此殆視

天子之特恩曾不簞食壺餐若彼為日暮途遠計者

又得從旁目之豈諸士安乎即又豈大夫所為錄士

意乎大夫曰茲不獨告嶺南生矣

廣東武舉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科

隆慶四年秋七月御史平原趙公按部嶺南八月舉  
文士十月復舉武士共令典也武士既舉有司具鷹  
揚宴召而賓之予乃攬纓而歎曰壯哉頃疆場多故  
得一將如長城一士勝百萬師今一舉而得三十人  
且鼎士也薦之夏官可不謂盛舉哉語云非其地樹  
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越故用武地也史稱番禺  
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自趙佗絕新道役屬甌駱至  
萬餘里竊偽號以自娛固一州之雄也漢遣陸賈掉  
三寸舌以王命讓佗佗惶恐頓首謝罪願世世為藩  
臣其後越相呂嘉有異志漢興十萬師討之今考伏



波樓船諸將軍中國人其將戈船下瀨出零陵發夜  
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者則歸義侯馳義侯皆越人  
也是時降城賜印越平矣獨呂嘉與其徒屬夜亡入  
海越郎都稽又從海上追獲嘉漢以爲功侯之人言  
越人易反側至平越之亂率多越人力嗟乎豈誠越  
人力哉偏國長老不足以當漢勢也孝文以填撫爲  
德故用一儒生不爲寡孝武以駕馭爲威故用十萬  
師不爲衆卽越人能用武由漢天子能用越武人耳  
我

皇祖初以傳檄定越不煩加兵今國家全盛之勢  
加漢已遠而我

皇上智勇天錫威德流鬯尤非漢主侔其視四方指  
諸掌耳何有於越顧猶安不忘危日以守在四夷爲  
念元年虜犯汾石輒輟講諮問大臣得策乃已二年  
駕詣山陵謂虜在京師有背詔飭邊將繕甲厲兵待  
之三年大閱營兵脩布先朝功令旋遣司馬總戎  
平越寇而以帑金數萬爲輜已又屢下明詔舉謀  
臣羅力士錄材官之異等者而將之  
聖天子宵旰封疆拊髀頗牧如是其急書曰克詰戎  
兵以覲耿光揚大烈其斯之謂乎今御史奉

上德意來求士又非止爲越用夫士亦非止求用於越乃予意則以爲越新被寇卽休馬息士而瘡痍未盡起餘孽未盡殄除藏命作姦借軀始禍伏在栢林荔浦伺釁而動者十郡而九也未敢遽以爲安嗟乎茲越人臥薪嘗膽時也比歲士就試率不滿五百人今至千人有奇有以激之故也拔三十人於千人蓋取其尤重激之也夫將戈船如兩侯追呂嘉如都稽猶偏國外臣而用漢命者汝衛士良家子則所謂帝臣也羣寇之竊伏竊發又非若趙佗之雄呂嘉之桀也督以司馬總戎能者脫穎行伍智者虛左畫室皆

得便宜行之又非止伏波之權也士乘茲時猶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使封豕長鯨復得一逞曾外臣不若乎夫猛虎之猶豫不如蠶蠆之致毒騏驎之跼蹐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殆是之謂矣且試汝騎則馳騁銜檄追風躡電能也校汝射則湧躍弣韃穿札中枝能也進而與之言兵事則師法尚父左右孫吳將衆將寡用正用奇亦自謂能也然騎射一人敵言兵事多襲博士語無奇諸生豈卽以此爲長城而當百萬師乎昔者晉文公不畏楚兵百萬而憂子玉爲將班超有言魏絳爲列國大

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夫得臣之爲楚重與定遠之自重於漢蓋必有所恃也豈汝諸士卒不能爲越有無哉予未之信矣錄成御史屬予併序其事以申告諸士姑不爲高論云

貴州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癸酉科

皇帝卜曆億萬年自今伊始而所與共保此則天下文武士也今天下輿圖廣矣詔舉文武士雖黔中不以鯁隅見遺豈不謂瘠土之人多嚮義哉侍御薊門楊公適按黔業已舉文士獻書南宮茲復羅武士

而精求之得二十人將薦之大司馬屬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某寔在事當有言言曰國朝令甲率以孟冬之月試武豈無義哉天地肅殺之氣應自孟冬古者天子是月始裘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及至日乃閉關寢兵嗟乎茲令甲所爲順天地之紀而脩明堂之政也可不謂重乎黔故在荒服日尋兵戈虞周所不及賓秦楚所不能撻漢遣唐蒙費耗萬衆曾不得與夜郎通諸葛武侯深入禽縱行營七星關使南人稱天威壯矣顧僅假羅甸王王其長而卒無以制其命蓋險阻可憑巖然一偏國其勢足以絕中土而

自葆微我

高皇帝神聖孰混一之駟麟介而實以衣冠翦芴亂而攝以郡縣剗砦落而制以控弦戍守黔固

高皇帝新造古未有也二百年來士習于文而恬于宴安不復知其爲用武之地猝有緩急材官幾不勝介胄良家子有鼠首匿耳會

今皇帝卽位銳情易宇內而守在四夷四夷莫不交臂受命無論匈奴輸款日出貢琛而開悟多顛始禍之首又皆一鼓而靖乃

皇帝猶不以爲無虞日一敕大司馬選將詰戎完塞

備邊惓惓示天下以桑土牖戶之思以故天下無一隅不講武黔之士於是亦多超距思奮者矣頃中丞蔡公肅將

天子明威拊循茲土屬羅夷反側一歲中三討三克之不啻若鷲鳥之擊所驅而戰者不爾材官良家子乎何前怯而遽勇也其有以鼓舞之則士氣以國運爲強弱也故曰民無常勇亦無常怯勇怯虛實其由甚微信矣夫

高皇帝以戎衣定天下故不得不綏之以文文之久而武備弛故

今皇帝不得不講武以翼文而弘中興之烈爾諸士  
生用武之地而又遭遘盛時徼侍御公推轂之力遂  
得脫迹平伍與天下懷奇負能之士角藝於澤宮而  
借籌於畫室上者秉旄鉞衛社稷揚威萬里顯名諸  
夷其次建旌提鼓宣力靖封疆又其次亦不失爲驍  
騎偏裨咸得分壁陳師畢智勇以自見卽二十人無  
不一當百予猶歎取數之不多也雖然奚取其多也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爲  
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漢  
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彼豈以多見憚得

一士勝百萬師所足爲恃者重耳藉第令卒業一人  
敵讀父書剽襲博士語而無當於干城腹心之寄焉  
能爲有亡哉予又聞古語云欲得力士而使之自言  
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今  
諸士自言無不一當百寧有羽視鼎俎者出乎使天  
下之人稱之曰黔不獨有餘於文也予媮快矣

貴州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是歲孟冬月幾望侍御楊公遵制闢武科求士旣  
得士成錄屬國倫序其後予惟古者命將出師受成  
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後世間置武學于武成王

廟蓋竊比於文學之祀文宣王云乃其經制未弘旋  
置復議罷或曰不習孔孟不聞道不習孫吳不知兵  
置之便或又曰古名將非嘗專習孫吳罷之便嗟乎  
何所謂弛張一道大謬若是哉夫丘井之民可使得  
志於蚩尤兔豨武夫干城腹心在焉非必由學然寓  
兵之令整旅之威風之者豫矣借可挾孫吳之術而  
廢孔孟之學雖用兵如神亦椎埋鬻繒之徒乘時赴  
功名者耳安足武哉明興監于前古京師竝建文武  
學而以天下諸衛士良家子屬郡邑文學官領之頃  
又采言官封事 敕督學臣歲課其藝而上下之達

於夏官尚書以爲辨才授事地國倫不佞以

聖天子登極之年奉 命領黔中學寔始承德意兼  
臨諸武士居恒慨武教陵夷思欲一振而無其術卽  
介胄不樂聞俎豆之事而予又不能舍所願學庠其  
論以就之會從侍御公閱士于場不下數百人攘臂  
而前予覩其纓滕綴組挺鉞搢鐸簦笠相望勃有戰  
色是時五步之內皆同仇百步之外皆敵國也逮夫  
射侯旣張馬足旣齊搏銜抉轡挽彊脩繳以金鼓爲  
進退有捷而飛鞚絕塵者矣有健而沒鏃飲羽者矣  
有巧而穿札嚙鏑者矣有罷而僨馬蹙埴弦潰而矢

躍者矣於是去者半其明日步試之去者過半又明日釋弓矢而使射策陳兵家言侍御公申令諸有司曰有若借箸籌安危杖策規攻取者智士也有若畫地爲軍陳聚米爲山谷者策士也有若願試屬國繫單于請受長纓縛南越王者壯士也辭卽少文收之有若緣丹書以誓師用仁義爲節制雍雍乎帷幄俎豆之風者國士也亟收之然無幾也未盈二十人而其羣空矣士之入彀難哉予猶謂其徼於社稷之靈而侍御公之器使之也夫射男子事兵家言介冑世世習之辟則耕以耒耜織以機杼卽褻然處異等何

豪所貴說詩書而敦禮樂事上不二心臨敵不變色成功不言勞庶幾侍御公所謂國士乎古有談劍術者至云沕穆無窮變化無象相離若蟬翼尚在眉睫之微而猶曰此善當敵者也未及乎折衝未形之前者也夫用兵若劍術神矣而猶有所未及予謂學必先孔孟者豈以孫吳不知兵哉孫吳誠善當敵而折衝未形則孔孟之道之所以爲大也卽諸士自念挾一技孰與劍術神遂可足已不學而委文武弛張之說爲不切事要乎夫世無自直之箭自圜之輪然而人皆乘車射禽者隳括之道用也予於諸士以職事

得用其際括如此將無以為耄乎

澗未泯泯其益之廣也而大也曰儒士自念其  
去下益昔豈以終矣不暇其終終矣猶善當端而泯  
昔也夫用其故險險而終矣而終矣未及于階學必  
之端而終曰此善當端昔也未及于泯泯未泯之前  
昔至云此野無變外無變外無變外無變外無變外  
必也不言幾幾其始公祖階因士平古其幾險泯  
藁泯貴籍昔而端豐樂事土不二必端端不變也

齋齋洞藁卷之四十一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校

序十四首

福建文舉齒錄序

嘉靖甲子科

是歲閩士之舉也余寔奉命猥臨之故事賢書既  
上士得別為錄以敘齒錄成來謁余言余因進而告  
之曰鄉尚齒禮也即士相見禮有不可廢矧同閩產  
又同一日舉其為是錄意不良美哉夫士脩於家俛  
首下帷託足不踰環堵與其鄉之人曾未有總角之  
好左右之容及試於有司則又攘袵抽毫爭為曼辭



以相雄視其鄉之人不啻若巨敵在前蛾眉竝御廼  
今接塵而遊驩若平生先齒尚讓退然不有其賢智  
已又申久要之盟結縞紵之雅書名書世書里書昆  
季孳息固將人歸於好而世世脩之勿替然則士之  
爲交豈必有夙昔以技相雄而卒以禮相下如是盖  
信乎遇合之非偶而應感之起於機也何者聲應氣  
求各從其類人物之大致也故龍興則雲豹變則霧  
風疾而鵬舉候至而蟲鳴皆非有以彊之攀鱗附翼  
之士奮迹於

聖明中興之時師師協虞濟濟寧周機固爾也此豈  
獨闡爲然余於是役竊有榮焉所不能爲士釋於慮  
者則謂大同之道非以迹耦而貌親也揆於理而善  
用其情情有所必致傾盖白首如一日理有所不詭  
獨立共濟如一身孔子所以稱久敬爲善交而繫睽  
之象則曰君子以同而異夫異者所以能同而可久  
也故夫五聲異而成樂五色異而成文五味異而成  
調士不比周趨和而後能釋私圖以遵大道固有各  
持其議而同乎布公各秉其尚而要之歸潔者迹相  
反而實相成也藉令無以相成則連輿接席渺若異  
域游揚借譽終乎造豐豈所以語大同之道哉昔者

周公攝政召公疑之作君奭君陳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召公乃說夫其疑也何以異其說也何以同余與諸士居則師法孔子出期不負伊周卽所稱說大同之道豈諸士樂聞乎至如翟公署門孝標著論蓋激於異態而指人情爲太行孟門勢有固然余不欲爲諸士殫述矣

廣東文舉齒錄序

隆慶庚午科

余與有司舉揚越之士七十五人業已具賓興之禮獻書南宮矣乃諸士退而惇序尚讓別爲齒錄以紀其經術里居及夫家世昆胤較然有第蓋遵恂恂之

訓不欲以藝能相甲乙意至厚也錄成有謁于予予因進諸士申告之嘗讀左氏稱祁奚能舉善曰惟善能舉其類及孟軻氏則又謂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由此言之舉善與友善其則皆取諸身也而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予不佞何脩以逮祁奚顧士且舉而不以天下士望之又豈予心夫善無廣狹惟吾所詣友無衆寡惟吾所因故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彼其比肩千里曰暮古今蓋所謂有之者也苟非其有則總角之好不

必終而胡越起於樽俎者不少矣今諸士產同國舉

同科而又脩通家之分以講於世世卽七十五人惟一  
一心殆松柏不足喻日月不足誓也持以友天下奚  
難焉而予又何過計乎所爲惓惓則有不能概於中  
者昔人論世之治也君子小人刑善不爭及其亂也  
君子小人爭善無禮夫刑善同歸於善爭善同歸於  
不善是故理亂之機伏焉非細故也百僚師師多士  
濟濟虞周之盛蓋萬世所嘉樂而謂不可復覩者而  
諸士以一日當之彼豈誠絕德哉且士旣離疏釋躋  
登用有階由一日惇讓之忱以要諸終身由七十五  
人刑善不爭之義以風乎天下日與天下士集思廣  
益以共翊

明主入則同心啓沃出則畢力經營垂光虹蜺流聲  
竹帛豈惟不負所舉卽社稷靈長有嘉賴焉此又可  
以一鄉一國之士論耶若其貌親而實違初許而終  
背陽諛其能而陰持其短傍伺其釁而污蟻以中之  
此則市井之薄道而人倫之慚德諸士必不爾類也  
至夫緣飾游揚比周賓正卑疵而前纖趨而語相導  
以勢相引以利迹雖近厚亦魯連所慨權貨交非大  
同之道也又豈足爲諸士願乎風土記越人性率朴  
每封壇定交祭以丹雞白犬盟以上下四方今諸士

蓋不假此矣使初終情偽之間一有未之能信曾鄉人不若也何以稱天下士其識之

貴州文舉齒錄序

萬曆癸酉科

今天下執圖經而談方岳者莫不廣內地而隘黔以為黔故蠻府不足以當諸行省之一隅是何闇於天地之大觀也必若所謂將牂牁未變服而夜郎猶遠人耶夫黔自新造二百餘年所不備者職貢方物耳而士之貢名于朝者業已視諸行省有眾寡而無低昂非復以狄鞮象譯通也至論萃五方之英發千百年山川之藏氣而冠冕俎豆鬱然成都庶幾於兩畿鴈行焉才豈畫地而生哉不佞產畿邑仕為

天子耳目臣習見五方貢名之士不少矣異時其託交也有情有不必情而其致用也有濟有不必濟此又有所從來非以地為廣隘語云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則閱世之槩乎茲有司舉黔士不佞寔猥臨之以文文同以揖遜揖遜同兩畿諸行省何加焉夫談者之隘黔談者之不廣也士亦思所為自廣乎今夫冥鵬搏扶搖而上九萬里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捨榆枋奚以九萬里為神鼇冠蓬萊而遊滄海羣螳往觀之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此廣與隘之形也

夫愚者自多不肖者自賢者也士由忠信篤敬之學  
文其辭揖遜其禮行且出疆入國與兩畿諸行省之  
士遊其毋自多自賢事其勝已者而遠其不若已者  
卽一人受天下之善三十人可以當五方之才不亦  
廣乎故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予又聞之  
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下士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士至三十人豈無可畏且  
愛者乎畏且愛之矣而又自求其不可侮以此友三  
十人亦以此友天下士是所謂廣其在我者而非必  
慕內地之足炫而改黔之故以徇之也夫馬之似鹿  
者題千金然天下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豈  
賤真而貴似哉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故士不  
務自廣以適於用徒欲改其故以徇人何異乎千金  
之馬而化爲鹿哉適諸士以齒錄請序不佞竊有意  
焉因述此以廣之

貴州文舉齒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有司舉明經黔中得三十人多予所收異等士士方  
以賢能書爲名高已乃折節脩年結同袍之分申久  
要之盟爲錄謁予敘予所睹於三十人者又襜襜翊  
翊若是人相驩家和睦也因告之曰子見置社者乎

攜榘而築之端冕而祀之夫社非攜榘不成社成而不敬祀之卽神不爲賴予於諸士寔類焉今諸士哀然起經術爲公家用殆予端冕時也嘗聞祀社之言曰穰我稼毋以窶汙蕃我殖毋以岡隧毋曠毋潦毋螟螣蝨賊庶其粢牲以時享不則八蜡不脩焉用社此爲其井里祝耳士出而受天下事天下之責備焉非獨井里人望之也其將視天下一井里而俾之人相驩家相睦乎則何以稼殖之無寧曠潦之螟螣蝨賊之已乎夫井里天下天下士也其道在和而不同孔子有明訓矣又謂三人行有善有不善皆我師也

況三十人乎夫心師其人而從善改過由已是和而不同乃所爲大同之道也持大同之道以往天下有一善與從之有一不善與改之安見三十人隘而天下廣乎藉令以耦跡爲同則三人人耳三十人人耳同疑植黨異疑離羣又豈能強天下之衆而與之貌合哉故夫自多其賢人得以缺擿之自智其計人得以敗窮之自勇其斷人得以難概之進或壅塞退或距違茲異之過也若乃譽小善而養其巨慝就細娛而遺之深憂急近名而損其大志比周以市尊游談而賈重茲又同之過也是以聖人貴和黜同異而執

其理不務獨行以違衆亦不與一世同波流惟吾所從違舉錯天下見以爲是不加信天下見以爲非不加疑要於當理耳予不佞諸士猶以一日之長北面事之故所患不在長幼之不序也其早辨於和同之義毋爾硜硜然從井里人刻木爲信哉

廣東武舉齒錄序

隆慶庚午科

頃予從御史臺錄武士海上得三十人上其書大司馬矣已士又自爲錄先齒尚讓蓋人人自喜云予亦聞而喜之爲御史臺得士也士因謁予序其事序曰竊聞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鼙而鼓之

謂言之入人有難易也予姑不暇遠引請得以士所素習喻焉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凡三延射其初去者半入者半其再去者半處者半其卒勵有存者諸士之入彀也殆所謂勵存者與矍相亦難矣方御史臺試士設侯羊城之東重溟在前五嶺在後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士之奮臂擻纓而聚者千餘人已乃申令齊馬足金之使進鼓之使退莫敢不用命已乃擗街挾轡鳴弦發鏃曾不須臾鏑隕如雨矢叢爲林士相視其誰非敵國耶然以騎命中十之五以步命中十之一逮釋弓矢而射策則三十人之外

無聞焉嚙嘻亦難矣夫弓備六材矢脩八法然後能射至於成射則以三揖三讓爲節卽校藝而禮教行焉文事武備一而已矣故孔子又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諸士以角射始事而以禮讓終之使在矍相之位豈聖門之所棄耶雖然其在矍相之位則皆好禮不變稱道不亂者也豈夫喜名折節謬爲恭敬者所易居哉士其繹之居恒以信義相許臨事以謀勇相濟毋規便以殖已毋倖勝以自功戮力公家樹勲疆圉庶幾不負茲舉也而錄與不朽矣否則過里下車過喬木而趨一豎儒能之而士奚以德

色爲昔者楚莊王好獵謂其大夫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披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其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夫射獵足以得士爲其仁且勇也今使萬敵在前猛如虎豹犀兕士能持挺以制之卽矯矯稱絕力予猶以爲無豪至於罷戰論功無忘先齒尚讓之義則國士也竊爲諸士願焉

蘇門集序

高子業仕爲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蘇



門集以遺楚人後二十年門人亢子益重梓於梁顧  
在楚者楚人人傳之在梁者卽搢紳大夫不多見蓋  
亢以梓歸諸其家屬其家窶匱不能守至爲子錢家  
所籍匿不傳者幾二十年予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因  
贖之得復傳嗟乎子業庶幾不朽哉中州談藝之士  
率謂子業興七先生後然自獻吉仲默而下難乎鴈  
行子業者乃他日子鍾稱詩而求多於文獻吉評文  
而求多於詩卽二說竝持而瑕瑜固不相掩矣吾友  
徐子與鄉爲汝南太守時蓋嘗登平臺謁唐三賢祠  
慨然興嗟曰高常侍與李杜齊名一時之遇也獻吉

仲默竝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驂駕第緩轡後  
至耳且皆中州名產於三賢豈有古今乎業已上記  
蔡中丞請得增祀三子爲六賢從之而卒陰沮於里  
中人罷子業而入李何爲五賢祠云予觀李川父所  
爲五賢祠記自中州七先生外猶有不勝其耽耽者  
而獨置子業勿談嗟乎子業之不遇身後且爾士之  
相知難矣而又奚責於子錢者流哉道函曰茲集再  
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重微子則玄珠沈矣誰可使象  
罔得之枯桐旣爨當索諸棄灰之衢耳願序其事以  
爲後徵序成則灌甫宗正又爲李子中氏留意焉予

將嗣圖之矣

賀宗正灌甫先生六十壽序

是歲夏五灌甫先生年六十適拜新命爲周王府宗正國人榮之其友吳子曰予交灌甫垂二十年其初聲相慕謂灌甫博學工文辭爲諸宗冠知灌甫未深也久之乃知東平孝友河間經術鄴下兄弟文藻灌甫蓋兼之其後交益深而灌甫亦慨然以國士相許頃予以叅政來守大梁會今

上開明聖緒篤念親親詔下諸王國各舉宗室之

被服儒術而有高行者一人爲宗正以掌王教合諸

宗之子弟而督誨之使治博士家言明習禮樂備縣

官用於是周王以下諸侯王與藩臬諸大夫莫不

賢灌甫而共薦之兩臺使遂以灌甫應詔詔可其

議建宗學條上宗學事予適從諸大夫奉末議焉議

上大宗伯疏以爲功令下宗正行之梁士人莫不相

慶謂周官之政復修異時王國多才賢其自周始夫

宗正周官也所謂選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者也漢官

儀近古宗正猶得與大政若定冊皇子位封建宗盟

雜治詔獄類以保傅侯王行宗正事用之何重也乃

其用或以長老或以明經或以仁孝忠直非其人弗

輕授若灌甫可謂不媿其官而稱明詔矣即不及于政不得與漢保傅侯王之在事者比肩然

上方幼冲勵精復古制異時宗學之教成王國之才賢稱任使安知同姓之卿不有如彤伯之入周為宗正魯侯孝之命于夷宮而導訓諸侯者乎有之必自灌甫始也夫以灌甫其才又習於遺訓而饜於國家故實四方學者爭下之鄉也位不及列侯祿不過中二千石凜凜守繩墨曾不得緣一職以自效乃今行年六十一應明詔遂得用其學為諸侯王弟子師而董正齊一之諸大夫贊其成宗有司受其約不可謂不遇也而予猶以彤伯孝侯望之蓋知主上求賢親親敬事者老德意方未艾即灌甫必欲大用其學其惟此時為然哉客有曰灌甫嘗業彭聃家養生善內視以自固其形神為國難老其於用世與不用於世澹然耳噫嘻古之所謂能用一世者皆澹然者也其說在襄野童子答黃帝問治奈何不宏覽乎客唯唯而退灌甫之子伯榮聞予言而說之因請以為乃公壽

許氏家傳序

昔蔡中郎自謂銘人多矣而獨無媿於郭有道碑蓋

其人足以當之也今之作者類好浮譽人而不顧其安卒亦無所用媿乃吾友王元美之傳許長公則庶幾信史不啻如有道碑云夫長公蹈隱約而躬行仁義孺人又能寬長公於貧而佐其施此所謂裘褐之行不出閭巷而千里之外誦之者也且卒以其子維楨顯竝受 賜封於朝而改樹其墓道榮矣乃維楨年踰五十貴至大司成猶日不勝其南遊之感思有以表章之由元美以逮諸名家莫不孝維楨而益誠其二尊人賢也爲狀爲銘爲表爲誄爲詩歌咸若涕泣而道焉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備是矣維楨竝

珍之因彙爲一帙題曰許氏家傳頃寄自京師屬予敘嗟乎嗟乎維楨之感深矣夫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哀已盡而能引之及禮皆孔子所與爲君子也孟氏亦曰五十而慕於舜見之維楨方脩孔孟之學爲天下儒者師而備天子顧問固自其二尊人遺之矣卽歸令名二尊人何媿哉

賀尚寶卿汪先生七十壽序

往予造汪先生則塊焉居雋水之涯面七峯云海內學士大夫稱七峯先生蓋非傑其地也初先生以家

學起進士歷司徒司空郎稍遷內卿爲

世宗皇帝尚符璽出入禁掖殷殷負公輔之望矣顧獨博藝好古抗志獨行而不能熾趨卑疵以游媚富貴旋爲忌口所螫出補郡非久又飄然納綬去之雋水之涯居焉今且二十七年而先生壽七十矣語云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先生遇而不合不合則去出處之分已明乃先生所以傳聲實不朽者則猶有所託而遇合勿論矣夫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用而自飾以爲高彼其迹雖近幽而中實不免有介管仲父所謂非名之則利之也如其名且利之

未忘則毀方剝廉焉往而不遇合而又奚用飄然納綬爲卽止足之義安在也先生蓋自縣輿以來躬鹿門之操希漢陰之風言不及世人足不履城府掩關抱虛坐臥萬卷翱翔乎述作之林寤寐乎羲黃之世以故神靜而獨完年至而不杖卽安車束帛曾足爲先生重哉頃得先生所著端居賦與七敘讀之益知先生有微尚焉世多皮相之士未必盡識也夫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歲年也知其所至而超焉於其所非是至人也惟至人爲能知止知足而自行其意故口不言而聲薄

層空心不思而神潛九淵身不動而儀炫八紘皆所謂自行其意者也先生其進於是乎而富貴多壽將能自爲命矣藉令先生由尚符璽而陟公輔赫然銘鐘鼎震耀一世華矣乃所爲傳聲實不朽者其道曷所資而全哉孔子曰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盖有道乎其言之也予別先生且二十餘年今始得反其初服然不敢竊附於先生之高屬通山朱生徵言爲先生壽遂次予所以高先生者授之朱生名之楨少宗伯之胤子先生館甥也先生伯兄爲大中丞季爲司徒而諸仲之舉明經者凡數輩盖上雋世家云

西遷注序

古稱大夫之才登高能賦豈其以車轍馬跡周宇內而後爲瑰奇哉卽述征紀役從其耳目所經山川人物與夫遺事逸典咸得憑軾引毫而囊括之列在藝文竝爲士林珍豔乃其大致則羈臣戀國逆旅思鄉游覽外恣憂憤中迫激於其所不能堪而發於其所不能自禁至今讀之愴然有餘悲焉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其庶幾矣予友張羽王氏所爲西遷注則尤有進於是者羽王蓋自舞象之年以博雅起西粵顧一第以徃竟挫公車入仕軾軻垂二十年曾不得

黔其突頃歲由吳郡召爲京兆別駕海內士莫不爲羽王彈冠無何中飛語禍幾不測賴

天子仁聖以微罪貶蜀之利州利州去京師幾萬里又官卑資薄不能從其家乃寄家京邸單騎而西披蠶藂陟鳥道而後至蓋有穆駿所不及馳而騫節所不必通者此之爲境何異投魑魅而與猿鳥伍耶顧羽王益得藉是役以肆其情曾不少望如注所稱引賦頌圖經稗官野史及諸金石之文皆不挾一書而抽諸腹笥應之多所解流俗之疑證載藉之誤無論當事要而足爲經世資也嗟乎羽王何負於人言哉

謂行旅無聊姑爲此以抒其憤悶又何其迹盡泯哉予固知羽王由博雅而進也故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嗟乎羽王豈易知哉太史公謂呂覽傳於徙蜀韓憤作於囚秦蓋自道之微旨也乃羽王自道又不然予故敘其書而授之梓以俟職方氏采焉

楚遊彙序

御史大夫陳公孔震頃被命部楚入境甫三月業已布功令宣上德意修文講武均賦恤饑爲保障計勤矣顧吾楚爲公舊按地物力民隱與夫政令便

宜皆不假諮詢而坐筴之又楚人敬信公不啻若神  
 物諸可不令而行故其政愈勤其機常逸得自公暇  
 為詩歌若干篇以自詠其情志命之曰楚遊藁州牧  
 楊仁甫氏謂吳子可與言詩因請其副以視之吳子  
 竊讀而心喜焉夫詩以情志為本以成聲為節此辭  
 家言也而猶有所不盡言蓋古有采詩之官用能陳  
 民風布王澤班孟堅亦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  
 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故季  
 子觀樂知列國之風孔子刪詩存王者之迹嗟乎詩  
 之為教大矣哉今觀陳公諸詩其於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之間意何肫肫至也而其登高望遠感今懷舊  
 語又何泠泠悲且婉也豈其以古道稱詩而即以詩  
 道風我江漢之民乎昔潘岳誦夏侯湛詩而謂別見  
 孝悌之性阮籍讀張華鷓鴣賦而歎其有王佐之才  
 二子庶幾知言哉予即非其人而公之才性固得緣  
 詩槩見矣或曰公重臣何至取當於詩茲豎儒飾說  
 也公即不以詩重將民風王澤無當於世乎夫漢臣  
 之賦柏梁也竊附於八伯之後也虞八伯之和卿雲  
 也神游於八闕五弦之前也考漢制御史大夫與大  
 司馬丞相並重武帝柏梁詔曰有能為七言者得上



坐今茲明良喜起千載一時非漢比也而公又於諸體兼擅不啻工爲七言其能鳴重華之盛而追葛天神農氏之遺風蓋可延頸望矣雖謂公與詩交相重不亦可乎而又惡得以辭人之旨爲公涵牛鼎也不學詩無以言信矣信矣仁甫聞予言而頷之因以爲楚游藁序

贈蒲圻胡大尹考績序

蒲圻爲武昌右部邑故多賢豪予故人子張弼卿之舉明經也則邑侯胡君寔先物色之頃侯以考績被薦當遷邑人思借留而不可得迺因弼卿走下雒謁

予爲贈言予惟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侯治蒲何狀乃爾見德弼卿爲鼓掌而款述之蒲故無城城蒲之役侯肩之而邑人皆難之侯下令聚長老而謀曰夫城以盛民也睥睨以伺非常也邑界江漢間爲車騎四馳孔道徃崔苻之寇嘗操戈入市而暴巨家虞侯亭長曾不及問若屬有鼠首竄耳前監未遠今豈外戶不閉時耶凡令之來爲奉職安若計非欲攘若力以自樹怨也其熟計之邑長老遂皆蒲伏稱便侯乃相土方仍溝洫規工慮材奏記兩臺諸監司報可於是邑人之操畚挾杵踴躍而趨事者不

待令未數月城成盖屹然楚巖邑矣已乃飾樓櫓繕器具以峻內防驅游民肅行徼以杜外釁無論巨家中人產無不高枕而臥者侯又筴長老所患苦不能自達者十餘事條上兩臺諸監司一切得便宜興革之已又教民疏渠爲陂槌木石爲堰提閘廣溉自是曠潦不災而流徙日益復業已又平賦均役禁吞併剔藏姦保安善良不畏強禦已又新學宮置學田以其餘日引學官弟子講授經術而手校其藝文以鼓舞之其以明經舉如諧者遂數輩倍於往昔昔人稱吏治謂視民如子以國爲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侯

其有焉其它善政固未易更僕數也予竦息而歎曰予初聞侯之城蒲用嚴也而顧能以愛終若是哉夫政非嚴不斷不斷則無以懲玩而究其恩爲蒲患不啻無城矣故子產以嚴聽鄭孔子曰古之遺愛也諸葛武侯以嚴治蜀蜀吏民畏而愛之侯其遵是術哉乃邑人之不免於難也則其智不足與慮始也夫剔首搯瘞嬰兒之所苦也然而慈母必犯其苦而爲之誠欲遺之以安不忍以姑息愛也由茲而談嚴慈豈有二道哉夫侯城蒲而蒲治且多惠政蒲長老固恨得侯晚也侯何患不坐致公卿哉

天鬻子樂府自序

天鬻子吳國倫曰余初爲近體詩久之見以爲亡奇取古樂府篇詠而目擬焉積十餘年舊業屢易曾未敢出尺牘以示人蓋虞抵掌效顰非其似也頃臥海濱好古癖滋甚乃蒐諸亂帙稍稍更定銓次成編雖不足以被金石感鬼神乃私心好之卽時時諷誦之亦有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者又未易示人也夫鍾期師涓千載一遇至於耽新聲而厭古樂進竿而退瑟則旦暮比肩也豈天下之耳有不同哉此其趣舍大較難言矣姑以藏之家笥而識其端如此云

陳在璞詩序

初予從陳道襄侍御所得在璞詩讀之竊歎嶺海之多奇而憾不遽見其人道襄曰吾弟也自結髮好古抗志爲唐人詩諸嶺海間稱詩家若黎惟敬歐楨伯之儔蓋嘗招入社中因授之前茅而鼓翼之久之吾弟詩益進而社中之人隱然一敵國矣然卒用是厭薄舉子業不治董董起孝廉爲文學官將藉以縱覽高山大川而嚴事諸名家以益其才而畢其志使得徼天幸與公等遊彼豈直沾沾爲唐人語哉未幾予有北行遇在璞于鍾陵道中與之談竟夕不能別若

有以厭其意也又十餘年在璞累遷為永郡丞而其  
 所著詩益富業已為門下士竊傳之而膾炙諸詞人  
 口矣乃在璞鞅鞅不自信走書二千里外問予山中  
 且屬之序予閱其詩凡五卷諸體稍備大都習風雅  
 之微旨以自潤色其才情即才有所不必竭情有所  
 不必流然率吐真幹奇誦之無不冷然中竅蓋所謂  
 寧拙而速勿巧而遲也視鍾陵夜談時何啻一日千  
 里哉昔風胡子有言五色相勝非寶劍也擅名非寶  
 劍也夫相劍至欲不有其色與名精矣而詩之為道  
 其亦猶是乎在璞之為詩二十餘年而鞅鞅不自信

以至於今如一日其志將以求精也且申之曰得子  
 一言余將棄余丞以歸嶺海間從吾所好惟敬氏蓋  
 先登矣此其志不精不已也即惟敬又安得以此詩  
 盡在璞哉

王侯并蒲圻且三年政成而民戴之日皇皇焉  
 以秋滿遷去會御史大夫王公侍御朱公察數侯治  
 行為楚令戶第一日曰楚之立天子而往台也

日屬之序予聞其語凡五卷其辭皆非作才者習其  
 之微旨以自潤色其才情即才有所不必竭情有所  
 不必流然率吐其幹奇詞之無不冷然中窅蓋所謂  
 盡其難遊勿巧而進也觀鍾陵夜談時何嘗一日不  
 尖登矣此其志不謙不日也嗚呼幾矣安得以此信  
 一言余雖棄余亦以淵巖掩聞矣昔世後謝道元蓋  
 以至於今咳一日其志雖以未謙也且敬之曰對年

甌甌洞藁卷之四十二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贊校

序十三首

送蒲圻尹王侯調治江陵序

王侯尹蒲圻且三年政成而民戴之日皇皇焉虞其  
 以秩滿遷去會御史大夫王公侍御朱公察舉侯治  
 行爲楚令尹第一且曰楚之邑大而難治莫如江陵  
 請得移蒲圻令令之即他日江陵一蒲圻也 詔曰  
 可王侯且行其故人吳子竊在鄰壤聞之曰茲豈獨  
 以侯賜江陵母亦用江陵布侯才耳蓋兩臺使於侯

有特達之知姑藉久任歷試之使投艱理勞遊刃有  
餘力侯勲業聞望殆由茲日起哉或曰邑不倍地令  
不增秩於侯何加焉茲聞於故實而不知所謂歷試  
何旨也請以漢事爲喻史載召翁卿初補穀陽長尋  
舉高第遷上蔡長薛贛君初以茂材爲宛句令已被  
薦改長安令其後召列九卿薛至丞相封高陽侯固  
自歷試長令始也我 國家重親民長吏數下恩澤  
詔尤非漢比侯經術行能又駸駸與召薛竝著豈其  
視江陵獨不上蔡長安若哉乃予又聞嚮子有言君  
子將入旭旭然如日之始出者義先聞也既入曛曛

然如日之正中者民保其福也既去闇闇然如日之  
已入者民患失其教也若是乎君子之爲賴於人國  
哉乃今蒲圻民徼福於侯江陵盖有所先聞矣若江  
陵邇在南郡與武昌爲輔車第令後來尹蒲圻者視  
侯已成事卽庶幾不以失教爲患顧侯之所以福江  
陵也其政奚先乎或曰三峽之漲江陵首受其奔決  
隄之則易潰病國穴之則旁逸病鄰患苦父老迄無  
寧宇行水難又版圖賦稅數倍他邑百姓方困潦寄  
命須臾嗷嗷焉望寬恤而責逋之檄旁午沓至奈何  
以鞭箠稱

上德意哉治賦難又宗藩邸第巨室貴遊奢僭相乘  
法不盡馭頃雖稍就繩墨竊有隱憂焉持平難此三  
者江陵之所爲難非蒲圻有也夫侯也得無急其難  
者乎予竊以爲士之仕也患非其才才矣患不見知  
遇以侯之循良受知兩臺使且薦之

天子處之右地復何所蘊結不盡其奇而憂三難爲  
哉語云歐冶子之相劍也必陸斷水擊而後不疑於  
利鈍伯樂之相馬也必長駕遠塗而後不疑於駕良  
藉令江陵無難於蒲圻則何以別於凡令而顧借此  
以易彼僕僕不憚煩哉乃蒲圻吏民於是有缺望耳  
應之

賀郡大夫仁甫楊公考績序

楊公刺興國三年當報政受成大宰會部使者難其  
代屬諸監司議曰興國民且罷者也而蘇事且隳者  
也而振法紀且弛者也而張藉令一日微楊守謂興  
國何因檄下視事如故第 上其治行請留焉故事  
郡邑長吏考績其最者得被 璽書褒寵而爵其所  
生吳子徃賀公公曰何賀吳子曰子之仕也父教之

忠今公修其職膏澤其民致其身華袞其親是忠之效而臣子之所榮也猶不足賀與公於是始有喜色乃其佐王君張君謂吳子知公無浮譽因以贈言屬焉吳子曰公治行具部使疏中爲士林所膾炙予復何言雖然有部使所不盡言者夫今之書上考者類稱廉於操惠於撫智於計敏於爲神於擿發而威於彈壓審如是豈惟漢二千石不足良卽孔門諸賢無一可與從政予竊以爲不必然夫士端嚮意以行其學而善用其才卽偏長可與圖成兼長可與語化宰天下如是何論郡邑楊公其才兼人又好古而習當

世務乃其嚮意則以明作行豈弟蓋得用愛之權古諺有之爲政猶沐也沐者雖棄髮必愛然狃棄髮之愛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故用愛之權先法孔子曰吏者平法者也又曰椎鍛所以平不夷也榜檠所以矯不直也聖人爲法亦然今用恩則見以爲樹德用法則見以爲樹怨不已愚乎國僑氏之喻烈火董闕于之警深谿期民無犯仁人之用心也德孰大焉乃衆庶不可使知之耳公惠政未易具述姑述其大者初銀山之礦郡人無遠近聚而冶焉公慮其徒寔繁其漸必爲亂因厲禁以絕之小人以爲失利而



實銷一禍本也已乃嚴左右之奸法若向之虎而冠  
狐而三窟鬼魅而不可方物者望公咸股栗尋盡得  
其陰事按訊之咸伏罪小人以為難事而實塞千百  
年弊竇也已乃覈匿輸而輸法正繩匿盜而盜風寢  
抑一二豪右而凌暴之患不復作已乃正經界均版  
圖籍諸匿戶羨田以釐正徭賦而物力民力胥以調  
焉已乃慮事量功撤故城而新之其為保障計益固  
凡此皆眾庶所始難而終必賴者公獨毅然任法行  
之豈得已哉所謂去太甚而遺百姓以安茲其愛與  
國深矣嚮子之告武王有曰治陳於刑而仁行焉此

猶其著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旨微  
矣微矣夫家政匪嚴不克愛況為民父母者乎吾故  
知公得用愛之權今興國卒德公也則所謂三年有  
成也公自今且日陟通顯其謂興國何

賀侯母朱太夫人九十壽序

太夫人姓朱氏今僉憲侯君母也從其子仕楚且三  
年年九十矣季春十日乃其設悅辰同寅諸大夫將  
介予言為壽予不佞蓋聞諸吳中士人云僉憲君之  
有母也而壽太夫人之有子也而仁皆天所以祚侯  
而振其中葉侯其昌乎蓋太夫人幼孤而母童孺人

鞠之雖內嬰百憂外構羣侮然卒偃蹇宦家兒弗字而獨字于侯曰是女也嘗有異徵舍侯氏子非其匹也巴歸侯佐白村先生飭家政而善養其兩尊人操作必先寢食必後兩尊人自喜得婦乃白村先生鮮兄弟而宗鄭益微太夫人有憂色久之雖巴生僉憲君又苦病羸歲時蒙絮臥蓐幾不勝乳太夫人憂益深私謂童孺人此侯氏一綫耳奈何自我斬乎童孺人慰之曰第亡慮汝肩侯氏統甚力侯氏其先必陰祐之未幾僉憲君稍瘳越數年又病股腫而指搐至不可屈信諸醫多望而走者太夫人益驚悸號泣而

呼天曰是兒萬有一不免襁褓侯氏廟且不食吾何以見先公地下乎是夕夢有天醫降其宅僉憲君旋不藥而起太夫人雖內自幸而撫之甚恩然亦時時督誨之不少姑息已乃遣之受學拮据行經師脩且誠之曰侯三世以兒爲存亡而兒又兩沾危兩有天幸不可謂不異也藉令以宴安廢學奈負天意何且使汝母負侯其何以自解自是僉憲君益警悟日下帷誦習不倦久之業益精而吳中一時刺經綴文之士莫不折節下之矣嘉靖己酉舉於鄉已待公車者二十餘年僉憲君念太夫人且老而不得祿仕每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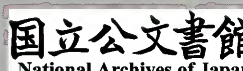
容以爲言太夫人不悅曰今世士不進士科不足以  
行其志而顯其親兒志何庠庠也逮隆慶辛未僉憲  
君始舉進士而太夫人慈顏益康齒髮如壯故自僉  
憲君爲御史至于今太夫人皆得以諸孫從而享有  
祿養予觀僉憲君之治楚也率用經術行古意不以  
小文持人不以繁令束下不以不急先大體乃其所  
部將吏日奉法事事政務日舉而百姓日親卽諸大  
夫無不竦意竊服之太夫人家訓徵矣夫侯以僉憲  
君顯僉憲君以太夫人成且得之艱難險阻之後予  
故以爲天祚侯而振其中葉云今太夫人業已踰期

望願適僉憲君獻績

天子尋當奉  襲書賜太夫人爵卽太夫人不以翟  
茀羽葆加榮然有大造于其家而終受知人主非無  
因而致也且人子之上願也詩人頌令妻壽母而繼  
之以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母亦推人子之心而申願  
之乎請得以是爲太夫人頌

賀侯母朱太夫人九十壽序

復吾侯公由名御史擢僉憲入楚視師江防且三年  
江上下千餘里盜風屏息商舶夜濟居人不閉外戶  
父老相傳以爲百年以來所未睹顧公未嘗苛一令



峻一法而所部文武吏莫不廩廩用其命以事事故  
事治而民忻然樂生茲龔少卿所爲安之非勝之也  
仁人長者之道如是乎會其母朱太夫人九十而其  
屬州牧楊子州判張子介予言爲壽蓋楊吳人與公  
同進士科張故爲吳郡別駕知公竝深而稱述太夫  
人之懿行甚具特因予代之執筆耳蓋聞太夫人生  
三月而父下世也母童孺人撫之備嘗諸艱苦及笄  
歸于侯與白村先生共事二尊人曲極孝謹而一切  
家政罔不躬先其勞已復迎養童孺人于家暨僉憲  
公生而病且骨立太夫人有懼心抱童孺人臂而泣

曰天豈欲奪侯氏嗣耶未幾公小愈越數年又病瘳  
脛大如要指大如股幾至不可屈信太夫人仰天而  
號曰侯氏其斬乎此兒卽有不諱吾奚藉以報侯也  
未幾公忽忽有起色而病漸去體太夫人始爲脩經  
師教之力學治舉子業且誡之曰侯氏三世僅吾兒  
存耳而兒又累絕復甦天豈無意乎爲兒計不及時  
自樹不足以振侯氏宗非丈夫子也且重負天意奈  
何公悟益厲志於學爲名儒尋舉于鄉越二十餘年  
成進士太夫人春秋高矣猶能彊飯視公入爲天子  
耳目出爲生民保障卽公善用其學術而所至茂有

行能然時時非公問計太夫人則太夫人從史公所  
稱仁人長者之道厥有自哉史稱雋母察平反爲喜  
怒崔母助五原之政太夫人有焉太夫人鞠子之勞  
非今人所任而其始終訓子之善雖古亦不多得予  
竊以爲侯氏微太夫人不造太夫人微公不顯母子  
相依爲命又相待而成今名天寔祚之非人力能也  
今太夫人業已近百歲而慈顏益腴視聽若故日舍  
飴弄孫以爲樂殆無筭之微也以故公得少舒其愛  
日之懼將待命

天子而享有封錫天復奚靳焉其在江漢父老私相  
謳歌以助公燕喜者蓋又洋洋盈耳矣豈予言足爲  
太夫人壽哉

賀徵仕郎萬公壽序

徵仕公蓋安成名儒以其子按察君爲中書舍人時  
受知

主上得奉 璽書封如其官後按察君歷御史風裁  
凜凜動中外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由徵仕公賢而  
有子也乃吾邾鄂間民在按察君所部廣不下千里  
衆不下什百萬君寔綏輯而紀綱之故德君獨深而  
私願徵仕公之多壽者比屋而是顧按察君儼然持

詹番浦夢 卷之四十二 九  
三尺以風厲吏民雖有塗歌巷頌無所郵以自通而  
吾州牧楊仁甫氏則謂吳子曰凡長吏得以便宜小  
補於郡邑與其布德意而不壅處脂膏而莫敢自潤  
秋毫皆按察君賜也子之里父老德君深矣竊欲采  
其不能自通者而潤色之以爲徵仕公壽子豈無意  
乎吳子曰孔子之言孝也謂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又謂敬其父則子悅夫父老之歡也長吏之敬也固  
按察君孝徵也予不佞願一言授稱觴者祝之蓋聞  
養生家言大上養神其次養形爲其以形神貳也故  
其術不爲儒者所稱至孟子養心養氣之論著卽不

言養生而生理獨至夫心以寡欲而存氣以集義而  
生皆求諸內也而形神兼之矣至人之壽不以歲年  
其是之謂乎初徵仕公博綜儒術大爲有司所奇久  
之舉明經不第退而師事其鄉東郭先生受良知之  
學介然有悟冥然若忘遂能屏翬茹寂紛華不悅於  
目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子而貴且儋 封爵之榮澹  
然一無所加有若古之壤父石戶農者而獨時時訓  
按察君忠上恤下之道戒勿忝其素風晚年又稍稍  
信佛氏居恒齋戒不飲酒不茹葷而尤亟亟樂施不  
倦茲豈非公壽徵乎且良知發自孟子而養心養氣

其旨固與致良知同公近法鄒先生而遠宗孟子其於養生之道思過半矣夫公用其學以養生而按察君又廣公之學以養四方羣生然則公之壽其可以歲年計乎仁甫氏曰異哉子之言壽也以學不以歲年夫是以知闕宮之岡陵天保之松柏皆學之致也謹奉以授稱觴者往焉

賀郡大夫曹公壽序

公潤州世家正德中有 詔賜白金文綺勞直言御史曹某蓋公父也以故公由家學紹父風鬱鬱負公輔望初公以進士試爲閩令尹予適守閩旁郡知公

非百里才已予由河南入賀適公以行能異等擢署職方郎間過予邸中道故甚洽至及國事邊事則往往投塵奮臂起不欲竟言之非所謂負遠略而善藏其用者乎會

今上詔公代大司馬行邊事竣慷慨草二疏言邊事蓋有鼂錯所不及籌趙克國所不能踰度者上竝嘉納行之然公亦以此不能盡藏尋出爲武昌守武昌三楚都會重地諸王侯衛士羅置一城祿常取盈法不易制又四方川陸之交冠蓋屬于路請謁至無虛晷而經營保障論報刑獄差量賦稅其劇又

倉部清書卷之四十一  
視他郡數倍焉公至一無所難第與吏民約曰不佞  
爲吏民長懼不勝任然聞之矣治絲而禁之則亂烹  
鮮而擾之則糜夫事亂而民糜由自用也則吾豈敢  
惟是二三長吏其共圖之於是考故實陳法守詢僉  
謀軫民瘼令不必新惟畫一政不必異惟便宜百姓  
所安安之所患苦則立罷之而諸屬長吏亦莫不遵  
約束而廣其子惠之仁無復奇表慘礪以厲民者蓋  
公不用察而明不用威而嚴不假精悍而決操師帥  
之體風之耳今甫二年治行所就業已冠三楚夫孔  
子先黍而後桃重民事也晏嬰貴踊而賤屨重民命

也公修此二者王佐之業也何有於武昌國倫竊伏  
公宇下蓋從里父老所誦說而益知公非二千石才  
顧公在兵府則兵府重在外臺則外臺重異日使武  
昌得與潁川渤海齊名不尤重耶公誕辰在是月之  
廿六日諸屬吏將稱觴焉屬予爲之祝予惟公齒方  
壯不言壽乃其稽古好謀則有考造之德足爲我  
國家延長天命雖自今祝之可矣

送僉憲侯公遷布政司叅議分守湖南道序

晚世之士反非古道謂弗宜于今也予竊以爲大謬  
不然夫世無行古之道者耳或曰信如所慨以結繩



倉番  
之約理亂秦之緒揭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可乎嗟  
乎茲喻法也古今異宜者也而道則萬世不易乃謂  
弗宜于今是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舟車而  
非輪梓者也食於金甌而非陶冶者也不亦大謬乎  
故夫古人執不可易之道爲能與時變易其法而宜  
於民今之師古者蓋鮮矣卽名爲師古而徒粉飾其  
法法一有不效輒以爲古道之謬也嗟乎古道誠盭  
乎哉世無行古之道者耳予觀侯公之治楚也蓋用  
古道云孔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君子體  
仁以長人夫學道體仁之實心也愛人長人之實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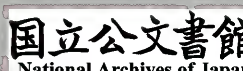
也是故其心仁者其德必愛而其民必親此其道由  
古及今由今及後以至於無窮無可變焉者也夫士  
習爲卑疵纖趨比周以求尊譽稍見試用輒厚自矜  
許德色於小惠而侈心於近功皆所謂離誠就僞棄  
樸而取華也去仁已遠安望其能行愛人之道以長  
人乎乃吾侯公學積於家食之久而名成於強仕之  
後動必由禮言必由衷自立朝以至分憲率用長者  
之道自愛以愛人其爲政又多問遺訓而咨故實不  
欲自用其才治兵江防蓋三年大者不增一幟而國  
益威不浮一釀而士益勇不亡一矢而江介益清不

以繁急操下而吏職益修不以慘礪按訊繩民而頑梗益懾已乃勸士興學發倉賑饑閔嘆卹災弔死問疾茲所為行愛人之學而力復古道者公會不知與今人居矣又安計夫積薪之有先後哉頃

聖天子既嘉公之績下璽書褒之而猶賜爵爵其所生尋又擢公布政司參議分守湖南兩大郡以彈壓諸蠻夷君長乃邾城鄂渚之民莫不皇皇焉如失怙恃是行古道之驗也誰謂古道弗宜于今哉予竊慕古而不能行見公行古之道津津然樂稱之不能已州牧楊仁甫氏遂謂予知公深也因請以為公贈言

送僉憲萬公擢四川布政司參議序

汝唯萬公初以名御史出為楚按察僉憲奉璽書治獄治兵蓋三年文武才竝著江漢間大者繩墨吏理寬民詰姦除暴庶幾江漢稱寧宇矣頃公聞命擢參蜀行省且戒徒以西居人望于國曰公吾保鄣也而胡以一日撤也罪人望于園曰公吾肺石也而胡以一日弗樹也諸郡邑長吏望于所部曰公吾權衡也而胡以一日弗懸也乃國之情園之情微長吏無所繇以自宣故諸長吏于公猶影響焉夫影之隨形非形能令之也響之赴聲非聲能令之也然則諸



長吏之從公也豈徒以上布憲而下受成已哉法足以相守道足以相成故權衡其吏而吏治興民無乎不衛也無乎不平也茲長吏不能忘情於公爲民望也公今且去楚諸長吏度不能爲楚留行而謀所以贈公言則儼然致幣吳子吳子曰公法官也乃得吏民心若此有道哉夫鑑不能爲人掩疵垢而天下未有仇視鑑者知其照無私也故法行而無私法亦仁也況公以仁人用法而吏民之深憚之也而卒深德之也又何疑哉且公御史時正色立朝直聲動天下未幾去國而楚遠矣今又去楚而蜀益險遠矣卽險

遠非所以居公而公快然安之則正直之氣勝而險遠無擇焉宣力四方乃心罔不在王室公其進於是乎蜀吏民方負弩失望公境上公至當卽竭旬宣之勞修屏翰之政爲蠶聚易俗而與劔閣增奇壯使西夷叩笮冉駝斯榆之君長莫不交臂受事世世稱外蕃此蜀吏民之心亦公之心也藉令公簪筆殿中遂循守繩墨歛正直之氣避搏擊之名坐致公卿無難矣顧孰與建節萬里爲

主上布威德垂聲竹帛流光虹霓之爲赫赫哉予固以一代社稷臣期公知非楚蜀吏民所得私頌也諸

長吏曰吳子知公哉

賀張郡丞考績序

張公佐武昌三年且報政屬其所肩事繁重非可借才任也兩臺使難其行因錄其治績署上考奏之而留佐郡如故檄下所部諸州邑士民私相慶曰大夫此留無異借寇兩臺使之重武昌意深哉而諸州邑長吏聞之亦私相慶曰凡吾屬安意修職業吏不虞束溼百姓不苦急弦則以張公長者也豈獨兩臺使重武昌哉因相率主進稱賀公而介吳子言吳子曰考績臣職也何賀其言諸長吏士民之情乎夫太守

吏民之本而丞實臂翼之非其才卽職弗舉有其才又見以爲自用而功弗居乃武昌附楚之藩國稱首郡兩臺諸監司所都無論辨治敏拙立見卽請謁質成之勞什伯倍他郡故論治於武昌者非止才難而不有其才尤難也夫仕而不有其才真才也其必由學乎故孔子曰學所以益才不然南山之竹軒而用之達犀革矣安所事括而羽之鏃而礪之乎予蓋聞張公自少抗志學古人登第以往游諸海內先達談名理悟性真而摛爲文辭率多漢魏間語其令射洪時業已知名 朝著尋用治行高等擢佐吾武昌而

太守則今督學使曹公也曹公心知公賢而郡事多  
 所倚辦公益謹事之剽繁而不自智舉重而不自勞  
 乃其治去泰甚不責苛細則兩賢畫一楚人人能誦  
 之而公之行能非獨曹公為游揚矣公又善心計立  
 決人嫌疑兩臺諸監司益任之由刑獄徭賦舟車戎  
 伍諸所從齟齬而復定者鮮不由公坐策也至城嘉  
 魚咸寧又公創議而親乘之費約而功敏役省而民  
 忘勞今兩邑巖邑矣其他惠政殆不可勝紀韓公子  
 有言王良造父竝轡不能御田運成竅竝弦不能琴  
 顧公佐曹公乃相待成政而相得益彰則何其駕致

千里共操而協人神耶彼以才相能此以學相濟故  
 也夫善用才者善學者也公進於是何治不可於武  
 昌何有哉

東岱詩序

東岱詩為陳玉叔氏遊東岱作也予與玉叔父憲卿  
 按察同舉進士蓋識玉叔長安邸中是時方總角業  
 已好稱詩有父風按察君嘗患之謂恐於舉子業相  
 掩未幾玉叔用舉子業起家顧好詩益癖且志吾黨  
 數子耽耽焉已仕為大廷尉屬出守淮陽稍遷西蜀  
 督學使所至海內談藝之士操觚而從之遊者屢常

盈戶而所經行佳山水輒屏軒蓋蠟屐登臨之以寄  
寥廓之興而發其慷慨抑寒之衷每一詩出無不宏  
且壯如其人也頃

天子念漕輓之艱晉玉叔祭政山東董其事玉叔既  
畢智疏河渠度東南萬艘由衽席入大農矣乃從行  
隄之暇謁闕里陟岱宗轍迹齊魯之墟且遍凡得諸  
體詩若干卷寄予讀之宏者其詞日以粹壯者其氣  
日以鬱玉叔其蜩翼於詩哉則齊魯之爲助乎夫登  
東泰者難爲山遊聖門者難爲言蓋童而誦之矣今  
玉叔親履其地而抉其奇儼乎若見孔子車服器物

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卽天門雲闕與秦松漢柏諸異  
蹟日盪於曾而寓於目學詩之道於是乎有餘師焉  
蓋神鬯則才情自斂視高則意境借忘予恨不及與  
玉叔俱耳由漢以來能爲一家言者莫如司馬子長  
人猶謂其才資遊歷而長夫齊魯也奚啻爲玉叔之  
龍門禹穴哉昔孔子歎魯樂曰洋洋乎盈耳哉吳季  
子觀齊樂曰美哉泱泱乎大風哉夫詩之爲教微而  
感人無形予於東岱詩而知玉叔之善用齊魯矣

里巷歌謠序

里巷歌謠爲仁甫楊侯作也侯爲興國四年凡再入

覲其初民稍見憚三年之後民家頌而戶祝之於其  
行莫不皇皇焉若有所失而猶孳孳焉望其復來茲  
可以觀牧政矣予旣贈之言而友人嚴繼篆者則侯  
所舉孝行士也心德侯而不能以其情自鳴乃索郡  
士人之能詩者詩鳴之詩旣成帙因屬予題其端予  
惟古者里巷歌謠風人采而爲詩郡士人詩得無聞  
羔羊素絲之餘風乎子產之歌曰取衣冠而褚之若  
見以爲樹怨有子弟而誨之又見以爲樹德乃孔子  
則歎其寬猛濟也居之無倦久而見懷茲其所以爲  
古遺愛歟其後若漁陽歌張君魏郡歌岑君冀州歌

皇甫之類樂府采焉亦羔羊素絲之餘風也以風在  
位孰曰不宜夫楊侯之政大較類子產而郡士人各  
言其情非必若鄭興人之有兩致卽視樂府所載諸  
郡父老歌謠惟其情可風風之矣何論古今工拙哉  
遂題曰里巷歌謠而復綴以元會詩一章云

玄袞袞文纓纚纚有馱其乘載見天子天門穆穆  
庭燎煌煌元正嘉會鐘鼓鏗鏘五瑞旣輯百祿是膺  
羣牧讓德 帝曰疇咨魚藻旣升管菽斯陳何以樂  
歌 天子嘉賓

哀拙藁序

潮陽鄭公自爲諸生時業已博學好爲古文辭嶺海  
間賢豪長者無不以董賈李杜期之已用經術釋褐  
登朝爲司馬郎出典兩大郡奉璽書視學黔中  
尋被優詔徙視三晉學未幾擢吾楚參政蓋於是位  
望日崇遊道日廣取材於先民故實而縱矚於名山  
大川者日益宏且壯故發爲文辭類多本性術以自  
暢其才情吐精英以自適其境地不藻繪而詞華不  
磨淬而色澤不斧斤繩削而方園平直皆應其手殆  
藝圃之珍麗而學士家之奇觀乎乃予竊聞其政則  
渾渾然惇也而亦斤斤然察也竊觀其人則顛顛然

溫也而亦凜凜然毅也是又非文辭所能槩矣顧公  
不欲示人以多而哀之又不欲視人以工而自命爲  
拙夫拙也者非所謂善藏其智者乎莊周氏蓋嘗愚  
智叟而智愚公其致可得而繹焉夫朱泚漫殫千金  
之家以學屠龍宋人以玉爲楮葉巧矣乃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是巧而拙者也夫善射如紀昌而其學止  
於不瞬至臥機下以目承牽挺善視蝟翼如痾僂丈  
人而曰吾處若繁株駒執臂若槁木之枝是拙而巧  
者也知巧拙之所由辨豈獨可與誦公文辭哉是藁  
嘗梓于潮州而我楚人輒不易購也武昌守劉君得



潮州故本因請于公稍稍益以新篇爲四卷授工人  
剞劂之藏諸郡齋嘉惠楚後學意良美矣劉君以序  
見屬豈謂予庶幾知鄭公乎

疊山書院會課序

疊山書院在州治之東半里許襟一水而障百疊山  
蓋謝君直流寓時故居也後人因而祠之祠隘而久  
且蕪廢嘉靖中州守宣城吳公稍稍拓地宏棟宇州  
士人始有讀書其中者而書院則今守楊公增置云  
楊公江左聞人而風節廩廩不在君直後每政暇輒  
詣黌舍與諸生談經術折衷疑義因品其課業而繩

墨之諸生翕然稱得師久之四方有志之士風慕景  
從擔囊鼓篋而來者日益衆至有僦居旗亭闌闔間  
者楊公曰奈何暴士而市也不忝師帥乎因增置書  
院以館之凡二年所得諸生課業之雋者若干目授  
之梓而屬予序予知公意非爲諸生急近名庶幾輔  
而翼之且以樹後進耳昔者君直被放非有官守拘  
攣故得從容授徒手編諸名家文以爲士軌範至今  
流播海內工舉子業者采焉乃楊公日親民事簿書  
填委又舉經界繕城二大役皆不勞而定猶能用其  
迎刃之餘力爲諸生斲輪卽諸生罔不得且應焉政

皇朝書目  
卷之三十五

教蓋兼之矣何論軌範哉夫登高欲望臨淵欲窺處  
地便也御使人恭射使人端處形便也況士志於學  
履先儒講授之地而師事邦大夫之賢有不思奮而  
進者乎藉令羣居終日無以擇於旗亭闌闔矣諸生  
方求益於公而公又不以予為陽鱉而下問焉敢附  
其耄說如此

荆以贈之凡二平河特請主職業之書卷卷于目對  
昔謝公曰奈何暴士而市也下亦神神乎因能置書  
於謝囊趙對而來皆日益聚正亦謝公謝亭與謝問  
墨之精坐食然辭辭入之四寸有志之士屢來於

15

